



番祖筆記

亨

15
104
2



曾小門  
編 104  
卷 2

香祖筆記卷四

新城王士禛貽上

康熙四十年 駕臨塞外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鶴  
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于 行在問之對曰鶴能擒  
虎蝶能捕鳥又哈密獻麟草一方云草生鳴鹿山  
必俟十月乃成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  
高陵令朱某有白玉籠高廣二寸有奇四面皆作  
連瑣格子上下卅字文外一童子俯首而窺中有  
一猿坐而仰視意態如生鈕玉樵 官秦中嘗見  
之

黃周星字九煙崇禎庚辰進士性簡傲嘗遊嘉善  
遇一人負薪過意口作吟哦聲揖入詢其名氏曰  
崔姓名金友出其詩五言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  
處山七言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  
又云吟思白墮傾家釀坐對青山讀異書自號樵  
隱黃驚異因與定交

某大臣籍沒時有一書案乃琥珀琢成而嵌水精  
方廣二尺下承一替亦水精為之高可三寸貯水  
畜朱魚紅鱗碧藻照沫游泳恍若麗空按元時燕  
帖木兒於私第作水精亭子四壁皆水精鑲嵌貯

水養五色魚其中剪綵為白蘋朱荷諸花草壁中  
置珊瑚闌干光采玲瓏右李材解醒語載之古今  
事相類有如此

宜興任弘嘉字葵尊康熙丙辰進士以行人改授  
御史上疏請定服色於是三品已上始許衣貂及  
舍利繇一日五鼓入 朝遇梅桐屋 銷 少廷尉時  
隆冬梅有寒色予口占絕句戲贈之云京堂詹翰  
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繇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  
誰不怨葵尊吏部侍郎趙公玉峰 士 曰公詩大佳  
尤難其押韻天然耳梅今為御史中丞巡撫福建

鈕玉樵瑋觚賸記此訛為京師謠語蓋不知為子戲作也

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正都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毫用鼯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製不用也每自持筆以入必蒙賜酒今京師未有以善筆名者矣

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美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為動忽言腹痛就盆產一兒詰旦抱去道人惡盆汚覆

諸澗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澗際沙石亦皆金色矣

大小勞山在萊膠州即墨之境延安府甘泉縣北二十里亦有大小勞山狄武襄與夏人相拒士卒疲困憇此因名

烈婦王氏名富英儒家女也其母夢吞牡丹花而生故以為名康熙癸丑歸孫文恪公之孫槐會土寇亂婦被掠賊帥慕其色將犯之堅不從繼以兵刃擄掠亦不從夜闌伺守者倦而寐遂以帛自縊死貌如生賊帥驚嘆其貞烈已而自悔曰如此烈

婦而我偏之以至于死吾不知死所矣乃謝其儕  
伍披緇入山不知所終

明末靖海衛向化其父指揮某投海死化年十六  
沿海岸哀號三日亦投于海次日天方晴霽忽西  
南有聲如天鼓雷雨大作化尸以頭戴父尸浮至  
海岸觀者如堵莫不驚異泣下其家乃祔葬焉

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輩釀金  
謀為娶婦一日于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  
麤麤白居然嫗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  
請母事之居數日嫗感其忠厚曰釀錢本欲得婦

耳今若此反為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紉  
衣中當易金為君娶婦以報德越數日于市中買  
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蓋母  
子俱為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即  
為之合卺成禮嫗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  
存珠數顆可鬻之為歸計乃攜壻及女俱歸二子  
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產同居終  
其身人以為遜忠厚之報云

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  
于政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臯木葉下隴首秋

北張道濟乃張  
子壽耳

雲飛書之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  
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以為極則又若王籍  
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為文外獨絕孟  
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羣公咸閣筆不復  
為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回塘春盡雨方響  
夜淡船玩此數條可悟五言三昧

漢侯霸子孫稱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父曰家父  
母曰家母潘尼稱祖曰家祖蔡邕書文稱姑女曰  
家姑家姊班固書集曰家孫顏氏家訓姑姊妹已  
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

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此說與  
班蔡之稱不同矣

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最法  
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  
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病郡二千石賜告不  
歸家自馮野王始也

琵琶錄云羽調綠腰注云即錄要也本自樂工進  
曲上令錄出要者以為名誤為綠腰也白樂天詩  
注又譌為六么乃其曲又有高平仙呂非羽調吳  
楚材疆識略云然

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 本朝設詹事府沿明代之舊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禮部尚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尚書或侍郎皆與枚卜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不設今沿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

輪乘輿先馬注導馬也國語曰勾踐為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有洗馬八人掌太子經書圖籍其後止一人今沿之漢蘭臺東觀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有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改充之

世或疑文中子以為房杜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陋儒也予讀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故梁衛數公皆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

圖唐人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言如此可信耶不可信耶吾故特筆之以結此輩之舌若門人薛收等議謚文中子則詳唐書文苑王勃傳文中子之名則附見王績傳

禮生曰名死曰諱今世俗不辨以諱混施之生者極可笑然漢人有之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尚在也然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堂谿公曰玉卮無當當底也謂人主漏洩羣臣之語也譬玉卮美矣而無底則水迸散不若瓦器有

當適用也

如所謂君不密則失臣也

海船曰艤江船曰艦艦作蠡音

明洪武初立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令晉王燕王為宗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人皆正一品其後不然本朝無宗令宗正等名率以和碩親王多羅郡王掌之亦有多羅貝勒協理府事者惟宗人府丞則以漢人為之位次副都御史與通政使大理卿同列曰宗通大

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間平謂漢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也又古稱原嘗謂趙平原君齊孟嘗君皆



舉第二字言之

今戶部有總督倉場滿漢侍郎二人滿左漢右總轄京通

各倉倉監督則以各部員外郎主事差遣即漢之

太倉令丞也唐明皇以御史充太倉出納使五代

改曰如京使取詩如坻如京之義宋公之故柳開

稱柳如京舉其官也

兵部有督捕滿漢侍郎二人滿左漢右左右理事官四人

滿官二人漢官二人專司緝捕八旗逋逃之事其屬漢郎中一

人員外郎一人主事六人司務一人今歸之刑部

曰督捕司止設漢郎中主事各一人管子所謂僕

區是也昔耶律文正公楚材對元世祖曰今天下

一統逃將安之此言最得大臣之體予先曾官督

捕侍郎今十四五年官刑部尚書復兼領是事惟

以文正之意仰承 朝廷寬大之恩宣布四方而

已故終歲不劾一失察之官不治一窩隱之罪非

敢縱也亦古人所云無擾獄市之意而已

戶部之屬古有民部度支部倉部明改十三清

吏司分掌十三布政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民

支金倉四科刑部之屬古有憲部比部司門都官

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按察司之事而各司

吏書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存古制也 本朝  
因之但明代以南北兩直隸之事分隸十三司  
本朝則增江南一司耳刑部又增督捕一司為十  
五司

工部四清吏司外今增製造庫滿洲司官外惟設

漢郎中一人即宋之文思院也

考工之官以文  
思命名甚奇

六月初七日

和碩恭親王病薨謚曰

諱長  
寧

世祖皇帝

三子

六月二十六日

和碩裕親王病薨謚曰憲

諱福

世祖皇帝

長子

和碩裕親王世子保泰襲封親王

偶觀明秦人趙統伯一驪山集崖雞一篇略之如

左以補物類相感志所未及客有籠鳥者謂為崖

鷄丹喙朱趾佳尾鳩臆大倍鴿蓋雉屬也因指其

喙此雛時殊黑成翻而飛始蛻其喙褪黑出丹鸚

鵝之褪易其色崖鷄之褪并脫軀殼方褪時喙吮

腫鼓如蛇蛻然因言蛇蛻如蟬蛻殼枯虛裂頂而

出如更生然座客或言麀蛻眼常求凶羊得麀窮

谷草中故睛閉而新睚未啓又有言獺蛻肝者曰

獺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則他一析更新循環歲

更故諺曰人心象膽世事獺肝又有言獺蛇角者  
獺野羊也大者重千斤方蛇時自投絕厓冀震撼  
以自解而獺亦自決死矣已甦而自逸但不能得  
其蛻期若麋鹿之冬夏公有趙生者因言其地多  
麋曰前人言麋噬虺食栢而香結退臍而藏覆以  
自珍吾邑會寧無栢麋將何食麋春和其臍自張  
獵諸花卉得其香而括之蠅蝶集其臍臙然亦括  
之凡諸花香蟲肉皆香材也遇蛇回旋數周撐足  
張臍以當之蛇自起而納諸臍獵人得其臍或收  
蛇不既者或收而未化化而不盡者大抵蛇爲其

香之主也言既客有談龍者龍之蛻以首昔見晁  
氏蓄藥嘗得全首置牖下高可二尺許或得之地  
中或得之石中然不得其蛻之詳文矯異甚可喜  
趙又辨鳩逐婦一則云鳩逐婦乃感天地之雨暘  
而動其雌雄之情求好逑也非逐而去之之謂歐  
陽永叔云天將陰鳴鳩逐婦啼中林鳩婦怒啼無  
好音非也

趙又云韻書五噫噫本平聲楊省菴莫解梁鴻五  
噫歌趙大洲梁君五噫今安否皆作去聲誤按字  
書噫音依恨聲又音隘飽食氣滿而有聲也則依

音為是

楊用修言何仲默謂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如且從毛鄭

胡釘鉸事或言列禦寇或言柳文暢王性之默記又載諸先生遇慈上座事云他日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後諸為章惇引薦特置第五甲勉往置冠帶而作帶者極有士人風範問之即胡釘鉸也驚問慈上座何在曰上座於人一舉意即知之且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此胡釘鉸又異人矣

一耶二耶

寶應孝廉陶成字雲湖朱升之大叅妻父也以書名家偶閱王兆雲揮塵新談載其行事怪僻甚殆郭忠恕之流成小時從師見其妻即圖之次見其女又圖之皆逼真師怒逐之寫花鳥人物最工芙蓉尤入神品然與物多忤性不可測識有富人欲求之而不敢言乃於其游歷之所遍栽芙蓉秋日花盛開成過之喜甚主人已預具絹素張于庭立成二十幅索酒痛飲而去嘗同升之赴會試距試期僅三日忽語升之曰聞張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從我游乎升之不可成買小車徑造某家痛飲

花下五日乃去遂悞試期嘗以挾伎事露御史知其名欲全之觀其贈伎詩曰此殆非子作成乎之曰天下歌詩豈有出陶成之右者而謂他人作乎竟坐除名晚遇一伎甚美而不肯與接成自織錦裙持見之精類鬼工伎乃大喜既遂挾伎以遁坐謫戍邊

陳寒山

函輝

云王立穀字伯無少入雞足山忽逢伽

葉引入石壁中語之曰汝墮火宅中行慈忍戒他日勇退急流橋下前身猶在既出壁合如故王遂持戒殺終身

高念東侍郎遊山陰道上有句云筇杖古松流水外蒲團修竹緒風間予愛之命畫師禹鴻臚鼎寫為二圖

大唐傳載云顏魯公刻姓名于石或置高山之上或沉大洲之中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此因杜元凱事而傳會之耳魯公碑版照耀天下安用區區為爾亦陋甚矣

李龜年有弟彭年鶴年開元中皆有盛名鶴年善歌製渭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見大唐傳載康熙辛亥宋荔裳琬在京師一日招宗

伯梁蒼巖大司馬及予兄弟飲梁家園子首倡  
偶用纈字明日梁問予纈字之義對不能悉按潘  
氏記聞云唐明皇柳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鏤版  
為雜花打為夾纈代宗賞之命宮中依樣製造又  
西河記西河婦女無桑蠶皆著碧纈韻書但言文  
纈耳

上巳卯南巡視河 賜江蘇巡撫臣宋犖仁惠誠

民四大字又 賜懷抱清朗四字癸未以河工底

績再南巡渡江 駐蹕江天寺即金山寺犖時扈從

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 御書西陂二大字

賜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 玉音

云此二字頗不易書犖再奏云二字臣求善書者

多不能工刑部尚書王士禎少與臣為同學嘗云

二字倘得 御書乃為不朽盛事 上笑而書之

即以頒 賜頃之 駕回行宮又 命侍衛取入

重書 賜焉再 賜清德堂大字犖西陂有緯蕭

草堂釣家芟梁諸勝常邀予輩同人賦詩今果獲

御書張之不世之遇也古名臣別業最著無如

午橋平泉皆地以人重顧未聞有此矧輞川盤洲

以下乎犖有扈從紀 恩詩紀其事中一首云

御筆傳來訝再三西陂寶墨秘龍函一時盛事流  
傳速已入漁洋續偶談  
李庶常麗生暄蔚州人示予雲中節義錄所錄闖  
寇之難大同殉節者五人宗室二人永慶郡王某  
管理襄垣王府事鎮國中尉俊案巡撫衛景瑗韓  
城人監司朱家仕河州人其一則諸生李若葵也  
衛公本末載諸他書甚著餘得略而書之永慶郡  
王失其名居大同甲申正月李賊將出鴈門掠雲  
中諸王府謀迎降王獨大言曰堂堂親藩奈何降  
賊持何面目見太祖列宗于地下乎賊至王介賈

率左右鼓譟出將赴敵死顧左右曰今日乃孤畢  
命時也卿輩寧死同時勿辱賊手方抵城門會總  
兵官姜瓖叛出迎賊與王衛士戰射王中肩王死  
之官屬職焉瓖遂以城降鎮國中尉俊案被服儒  
雅善八分書慷慨好談節義賊逼城聚弟姪謀曰  
所不遣汝曹先去者欲同急難耳然同死無益汝  
不聞微子之去伍員之覆楚乎我死使人知宗室  
有殉國之臣若輩各從其志惟不可降賊以辱國  
乃闔戶大書于壁曰襄垣管理殉國盡忠旁注九  
二慧泉四字遂自剄九二行也慧泉其字數日家

人歸殮之顏色如生朱家仕中崇禎戊辰進士巡撫衛景瑗雅重之聞寇警衛公召集文武衆僚屬歃血漢壽亭侯祠下衛既歃總兵官姜瓖有異志遂巡不進家仕獨義形于色誓不與賊俱生城陷前一日赴井死諸生李若葵率妻子等同縊題壁曰一門俱死大節已完七日始殮舉家顏色如生

代王明太祖第十二子國大綱曰簡

七月初一日 上聞裕親王薨自行在冒雨回京師至東直門望城而哭未入宮先 駕臨王府率 皇太子哭奠既登輦哭不絕聲入 大內避

正殿居延禧宮諸王貝勒內閣部院九卿八旗都統等文武諸臣慰問 起居請節哀仍赴蒼震門請 駕還宮不許王慈惠謙和動必以禮 上素篤手足之愛朝論以爲不愧漢之間平云

是日又 命 皇太子詣 恭親王靈榭奠酒予前記雲間有木工蕭姓者能詩未詳名字近讀觚賸乃知蕭名詩字中素別字芷厓博學能文尤長于詩嘗有五言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七言云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皆佳句也



初五日 裕親王殯于齊化門外郊園 皇太后  
皇上 東宮皆臨王府親送滿漢內閣九卿皆  
送至園奠畢歸入朝 上傳尚書臣士禎大理寺  
卿李斯義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呂琨同內閣戶部  
赴 乾清門問山東今年水災情形并問前遣官  
照口外養蒙古例往賑實有益于百姓否臣士禎  
奏 皇上軫念民艱特遣人員照口外養蒙古之  
例賑濟地方大小官員仰體 聖意實心料理不  
敢文具視之自實有裨益于百姓但今年之災非  
比去年去年被水不過十餘州縣今年則六郡無

不被水加以丹災視去年不啻數倍今舊穀已盡  
新穀絕望民間所苦在于無米 上諭戶部尚書  
凱音布速發通州倉米往賑

初六日 駕幸口外

袁氏自江左已來淑察昂歷著高節及唐初文  
皇將選東宮官屬謂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  
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對曰隋師入陳百司奔散  
唯袁憲侍側不去王充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  
子給事中承家獨不署名父子皆稱忠烈又袁朗  
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族雖瑯琊王氏繼世台

鼎而累朝首為佐命恥與為伍朗孫誼虞世南外  
孫也為蘇州刺史謂司馬張沛曰門戶須歷代人  
賢名節風教為衣冠顧瞻始可稱舉老夫是也宜  
其高自位置如此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五字初唐所少信明吾鄉益  
都人也以五月五日午時生有異雀數頭五色畢  
備鳴于庭樹初仕隋為堯城令竇建德欲引用之  
族弟敬素為建德鴻臚卿勸以立事信明曰昔申  
胥海畔漁者尚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偽朝遂  
隱太行山貞觀中應詔舉為秦川令卒信明不獨

才名冠一時而大節毅然尤為可書其自負詩過  
李百藥非蹇傲也鄭世翼何許人乃敢肆其輕薄  
耶

全州謝良琦字石臞能為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  
判常州恃才傲睨意不可一世常以謁巡按御史  
與予解后公廨初未相識彼此不交一言罷去既  
而知其予也乃遣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  
刻集中有為予漁洋詩序予笑語人謝君何前倨  
而後恭耶會同年江陵胡默齋在格官江南提學聞  
謝名過毘陵因召見之謝時有母之喪要經而往

甫登舟胡亦下急人也望見之怒甚急使麾去謝  
傲然不屑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蕭穎士時穎士居  
喪廣陵聞召詣京師縗麻謁林甫于政事省林甫  
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忿乃作伐櫻桃賦以刺之  
與良琦事正相類

舊唐書為李巨川作佳傳列于文苑始終無貶詞  
新唐書則置之叛臣傳特書其導韓建殺十六宅  
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筠之罪使非宋景文則巨  
川首惡網漏吞舟矣春秋之義謂何然新書既以  
僕固懷恩李懷光李錡等為叛臣又列李正己師

古師道吳少誠元濟等于藩鎮一進一退其義何  
居每開卷至此輒為憤懣移日

致仕前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伊桑阿卒公  
滿洲人順治乙未科進士康熙戊辰以禮部尚書  
大拜在相位十五年壬午以病予告至是卒年六  
十六謚文端

黃山湯泉皆朱砂天啓中或浴于泉見一鼠躍出  
純赤色長尺餘曰朱砂鼠

古今文人有名不大著而其詩實卓然名家者世  
人多耳食抑何從知之如歸田錄所載謝伯初景

山送永叔謫夷陵詩中聯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才華蜀錦張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孃明欽天監博士馬軾字敬瞻送岳季方閣老云五嶺瘴高煙蔽日兩孤雲濕雨鳴秋結句祭罷鱗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右二詩即使當世專門名家操觚染翰未必能到論者不可徇名而失實故特表而出之

常愛杜詩兩邊山木谷終日子規啼又明初人詩數家茅屋臨江水一路松風響杜鵑寫蜀江風景宛然在目予曾擬作一聯送同年張仲誠沐知資

縣云子規聲斷處山木雨來時又嘉陵驛路千餘里處處春山叫畫眉皆眼前實景也

歐陽公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蘇公云歲云莫矣風雪淒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熒時于此間得少佳趣此等寂寥風味富貴人所不耐而予最喜之政苦一年中如此境不多得耳二公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歐公有刑部海棠及刑部看竹詩今刑部詎復有此游觀之勝耶予嘗謂詩文書畫皆以人重蘇黃遺墨流傳至今者一字兼金章惇京下豈不工書後人糞土視之

一錢不直所謂三代之直道也永叔有言古之人  
率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使顏魯公書雖  
不工後世見者必寶之非獨書也詩文之屬莫不  
皆然蓋夫於此之故固然也  
歸田錄記陶穀召對便殿傍徨不進太祖笑曰此  
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穀乃趨入予嘗笑  
之穀欲效汲長孺而其奉使南唐吳越狼狽乃爾  
疑出兩人之所為又何歟歐陽文忠公  
御史言事不先白臺長自宋劉子儀為中丞始  
李方伯紫瀾濤自桂林歸求為母夫人作傳貽子

楊孟載手錄眉菴詩集五大冊雖書法未為當家  
然先哲故物可寶惜也每幅有子京墨林項叔子  
琴書清以等印益禾中項氏藏本也卷首自識行  
末有業字號三字云余自離吳門未嘗作詩間有  
所述不復存藁邇來西江意或得追理舊業而案  
牘山積雖罷竭駑鈍猶不及十之二矧從容筆硯  
間哉固知有愧于穆之也冬十一月宜春侯上猶  
臨江冬字至侯字一勾下  
又一圈勾疑有誤余奉省檄執鴈謁軍門修聘禮  
自己未至丙寅往返者八月凡目所覩身所歷念  
慮所思得短章五七言古律絕句四十首如春山

早鶯初出溪谷舌強語涩殊不成音欲棄置水中  
復念余友方君以常每以不得見舊藁為憾姑存  
此以貽方君君長于詩尤工唐人五言與余友張  
羽來儀為倡和友云吳人楊基識後書五言一篇  
云今夕復何夕夢我生平友握手無所言但道別  
離久覺來聞秋蟲空堂竟何有不知千里道君魂  
果來否當年亦如夢聚散一回首起坐誰與親鐘  
鳴月穿牖其詩分體不分卷凡若干首不止序所  
云奉使四十首也按孟載始以薦為江西行省幕  
官此蓋江西時所自書首卷起寓懷十二首與今

本同但今本作感懷耳按眉菴集中有秋日懷方  
員外詩張靜居集亦有元日雪懷方員外以常送  
方員外歸吳興詩所云晴春入舊臘積雪含清暉  
是也方蓋吳興人

王徵士集四卷都少卿元敬所定有元敬及浦杲  
序徵士名彙字常宗又號媯雌子洪武初與高季  
迪同修元史後亦同死魏觀之讎元敬稱其古文  
明暢英發又或以為吳中四傑之一以常宗代張  
來儀者今觀其詩歌行擬李賀溫庭筠殊墮惡道  
餘體亦不能佳詎能與高楊頡頏上下乎固知高

楊徐王之說誕而無徵矣此本嘉定門人陸廷燦  
扶照所刻

王元之五代史闕文僅一卷而辨證精嚴足正史  
官之謬如辨司空圖清直大節一段文萬古公論  
所繫非眇小也如叙莊宗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  
漓慷慨足為武皇父子寫生歐陽五代史伶官傳  
全用之遂成絕調惟以張全義為亂世賊臣淡合  
春秋之義而歐陽不取于全義傳略無貶詞蓋即  
舊史以成文耳終當以元之為定論也元之吾鄉  
鉅野人其小畜集三十卷黃俞邵虞千頃堂有傳

本惜未及借錄

元吳師道禮部集二十卷詩九卷雜文十一卷師  
道金華蘭谿人與許白雲講明金仁山之學而與  
黃晉卿潛柳道傳貫為友故其學問文章遠有統  
緒時稱其為文清勁善持論友人朱簡討竹垞常  
稱之此本乃崑山徐少宰果亭乘寫以見貽者吳  
至治辛酉進士仕止國子博士致仕加禮部郎中  
故集稱禮部云

吳師道仙山秋月圖詩自注宮扇馬遠畫宋寧宗  
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詩中感慨濟王之事以

楊妹子為楊后誤

陸廣微吳地記所載如語兒亭等最為可笑又多可疑者如馮驩宅謂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有彈鉞巷又謂海鹽縣東十五里有公孫挺陳開疆顧冶子三墓尤謬按齊乘云三士冢在臨淄南一里一墓三冢晏子春秋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齊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于公餽之二桃云云是事真妄固不足辯然三子齊臣死不葬近郊而遠葬吳地此復何理至于馮驩宅之譌謬又不煩筆劄者也與張騫有墓在平原班超有墓在長清同

一傳譌齊乘已辯其非矣

世言瓊花天下惟揚州蕃釐觀一株故宋人作無雙亭于其側然元遺山續夷堅志云鄆縣南十里炭谷入谷五里有瓊花樹大四人始合抱逢閏即花以初伏開末伏乃盡花白如玉中有玉胡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著地乘空而起按此則不止廣陵有之矣

香祖筆記卷四終



香祖筆記卷四  
 新城王士禎貽上  
 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錫鬯黃俞邵借  
 書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  
 為冠因鈔其所安遺藁一卷以周弼伯弼汶陽藁  
 臨江鄧林性之皇荂曲金華杜旃仲高癖齋小集  
 附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足名家按吳正  
 傳跋杜端父墨蹟云杜汝霖仁翁學于胡安定為  
 李公擇所稱其孤陵陵五子旃伯高旃仲高旃叔  
 高旃季高旃幼高伯高登呂成公之門同時陸務

香祖筆記卷五

新城王士禎貽上

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錫鬯黃俞邵借  
 書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  
 為冠因鈔其所安遺藁一卷以周弼伯弼汶陽藁  
 臨江鄧林性之皇荂曲金華杜旃仲高癖齋小集  
 附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足名家按吳正  
 傳跋杜端父墨蹟云杜汝霖仁翁學于胡安定為  
 李公擇所稱其孤陵陵五子旃伯高旃仲高旃叔  
 高旃季高旃幼高伯高登呂成公之門同時陸務

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中  
兩以制科薦有橋齋橐仲高占湖漕舉首與吳獵  
楊長孺善著杜詩發微癖齋橐叔高嘗問道考亭  
與辛幼安諸公游端平中以布衣召入祕閣校讐  
季幼文亦相上下幼有粹裘集葉正則為序人稱  
金華五高伯高為最旃子去輕此帖乃去輕手筆  
蓋先大父碧溪翁之友宋末士競舉子習而杜氏  
一門子孫獨尚古文章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  
悉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此紙淡得山谷老人筆  
意要非不習而能也

白樂天論詩多不可解如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  
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  
萬木春等句最為下劣而樂天乃極賞嘆以為此  
等語在在當有神物護持悖謬甚矣元白二集瑕  
瑜錯陳持擇須慎初學人尤不可觀之白古詩晚  
歲重複什而七八絕句作眼前景語却往往入妙  
如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八月  
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易而風趣  
復非雕琢可及

敷水在華州東水出羅敷谷鄜注敷水又北逕集  
靈宮西子過其地憶白詩亦為之流連而不發也

明天啓時內官多購異花種子臨幸之處有紅水

仙蛺蝶菊番蘭柿之屬陳仲天啓宮詞云春風香  
艷知多少一樹番蘭分外紅又云即美人蕉

南唐名臣如韓熙載孫忌王仲連皆山東人而著  
述之多無如朱遵度遵度青州人好藏書高尚其  
事閑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  
卷漆書若干卷見鄭文寶江表志然陸馬二南唐  
書皆不為遵度立傳

予昔輯謚法考頗以一字二字為疑讀獨孤及昆  
陵集呂諡議初擬諡肅而度支郎中嚴郢駁之  
謂國家故事宰臣之諡皆有二字以旌德章善請

諡忠肅及復駁之云文王周公晉文武功極盛而  
皆諡文冀缺甯俞隨會文德豈不優而皆諡武三  
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諡非古也唐與杜如  
晦諡成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岑文  
本諡憲唐休璟諡忠魏知古諡忠此皆當時赫赫  
以功名居相位者不過一字由此觀之二字不必  
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在字數則是文武成  
康不如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魏安釐  
秦莊襄趙武靈楚考烈也其言甚辯卒用及議是  
在唐時已不知一字二字之例謂何矣

諡為宰相而史  
入良吏傳亦所

天喻

唐獨孤及至之毘陵集二十卷補闕安定梁肅所編肅後序稱門下生蓋其門人也集首有虔州刺史李舟序未有吳郡祝允明跋云是吳文定所鈔東閣本子按皇甫湜論業一篇歷評唐人文章稱獨孤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豁壑今讀其文殊不盡然大抵序記猶沿唐習碑版叙事稍見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邪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略已載之權德輿議及謚曰立言遣辭有古風格濬波瀾

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善而東方冊及之為文可徵矣卒謚曰

憲

及位止牧守而得謚亦非常格

唐歐陽詹四門集八卷之中棧道銘弔九江驛碑材文最佳其自明誠論有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安得此離經畔道狂諄謬悠之論耶韓文公與之同時同年獨作原道原性諸篇不愧稱大儒矣

蔡卞壬人也然其作毛詩雜解頗有可取者如木

瓜詩云齊桓信義及于諸侯率懷其德不專畏其力故問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爲禮孔子所以嘆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

天啓中小人造東林朋黨錄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東林籍貫盜柄東林夥夥壞封疆錄諸書以媚逆璫殺諸君子與蔡京黨人之碑韓侂胄偽學之禁無異然其中亦有以小人竄入者如李清臣章惇曾布張商英之屬與溫潞諸公同列是又不可解也如朋黨錄中之顧秉謙周延儒魏應嘉馮三元點將錄中之許其孝魏應嘉郭鞏陳保泰楊春

茂同志錄中之張我續東林籍貫之郭鞏張文熙薛貞盜柄東林夥夥安其等是也

宋臞翁詩集一卷長樂敖陶孫器之所著器之非江西詩派中人而詩淡得江西之體其評詩最精嘗自云此評手書兩紙一貽莆陽劉潛夫一貽同舍朱仁叔其自貴重如此韓平原當國時題詩臨安酒家壁弔趙忠定公云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幾罹于禍亦奇男子也

句曲外史雜詩一卷元張雨伯雨著詩多拘體予最喜其絕句如凌波仙子塵生襪空谷佳人玉鍊

容不奈天寒風露早日高猶傍錦熏籠三香弁山南

下幽人宅萬箇長松水一瓢月到三層樓上夢鯉

魚風起駕春潮萬壑鷄犬茅茨接暝煙平林如薺遠

連天急披奇句無人賞已近飛鴻滅沒邊黃子頗有

坡谷遺風自題云乙酉歲自春徂夏霖雨時多日

處幽篁中未有畧飯過子桑者閑弄筆研寫詩盈

冊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子英過之持去勿

示不知我者雨告

章丘李中麓太常開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

畫品次第明人以戴文進吳偉陶成杜堇為第一

等倪瓚莊麟為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

吳人頗異王弇州與之善嘗言過中麓草堂盡觀

所藏畫無一佳者而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

及宋人亦未足為定論也畫品略云戴文進如玉斗精理佳妙

猛氣橫發加于一時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羅

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靚潔不同凡品莊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沐倪雲林

如几上石菖蒲其物雖微以玉盤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賈浪仙

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定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譏焉

宋子祠之制予昔與叻友葉訥菴侍郎辯之載池

北偶談然語焉弗詳也考趙昇朝野類要云舊制

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閑之祿神宗置宮觀之職

以代之取漢祠官祝釐之義雖曰提舉主管某官

觀實不往供職也故奏請者多以家貧指衆爲詞  
降旨則曰依乞差某處宮觀任便居住惟京師宮  
觀不許外居此雖優士大夫之典而儕衣冠于道  
流亦自非理

簦簪之簪有平上二讀元次山能帶簦簪全獨而  
保生蘇子美松江觀漁詩擬來隨爾帶簦簪謝幼  
槃嚴陵詩身前萬事一簦簪皆在青韻今小本詩  
韻止收簦字誤

宋二謝無逸逸幼槃適皆海西詩派中人潘邠老  
亦派中人也幼槃竹友集云邠老嘗作詩云滿城

風雨近重陽邠老凶後無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  
今去重陽只數日風雨不止淒然有懷作二絕句  
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覆面詩云地下修  
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却因風雨重陽近獨  
立蒼茫淚一巾阿兄溫潤玉介導我友澹薄朱絲  
絃只疑蟬蛻遊人世醉插茱萸若箇邊邠老詩句  
至今菟苑流傳爲重陽口實而二謝同時有詩迄  
無知者因識之續成一則詩話亦使邠老不寂寞  
也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文雅潔楚楚有法度  
不減其詩

陸放翁晚節以韓侂胄南園記為世口實葉紹翁  
三朝聞見錄云有鄭棫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  
礮石以獻韓以陸記為重仆鄭石瘞之地韓敗棫  
竟得免人固有幸不幸哉  
宋張孝祥于湖集僅四卷門人謝堯仁弟華文閣  
直學士孝伯序之于湖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為  
謫仙人天性倜儻勇于為義真西山目于湖生平  
雖跌宕至于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每作為詩  
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而堯仁謂其水車詩活  
脫是東坡然較蘇氏畫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

馬等數篇尚有一二分劣又謂以先生筆勢讀書  
不十年吞東坡有餘矣觀集中詩亦是學步江西  
尚未到後山境界遽欲上擬坡公妄矣在南渡之  
初亦下放翁遠甚

唐衡州刺史呂溫集十卷詩二卷雜文八卷溫于  
詩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所稱凌煙  
閣功臣贊張始興畫像贊及集中三受降城古東  
周城望思臺成臯諸碑銘皆有可傳者惟武侯廟  
記持論頗謬同時劉禹錫柳宗元亟稱之溫亦伾  
文之黨八司馬之貶以使吐蕃獨免于禍與竇羣



羊士諤共傾李吉甫而其父渭亦附裴延齡皆非  
長者蓋其門風如此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  
者白石詞家大宗其于詩亦能澹造自得自序同  
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  
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游于諸公間故其言  
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澹染江西派為佳  
唐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昔人謂其工為情語善  
窈窕之思觀集中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詞歌者  
葉記等信矣然頗類傳奇小說姚鉉槩不之錄母

亦以其誕謾不經耶至以滄寇李同捷之誅朝廷  
與栢耆牽連同貶實以兩河諸將之譖姑謫罰以  
悅其心耳而晁公武遽以為亞之狂躁輔耆為惡  
愚矣哉吾讀下賢與鄭使君書而悲之  
李白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  
此獨謂三百篇耳若後來韋孟等作有何興寄但  
如嚼蠟耳風雅中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我來自  
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昔我往矣楊柳  
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其  
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等句後千萬世縱有能言更

從何處著筆耶

香林筆言卷五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鉉寶臣著宋都官員外郎胡克順所撰天禧中表進批答其優五代時中原喪亂文獻放闕惟南唐文物甲于諸邦而鉉錯兄弟與韓熙載為之冠冕常侍詩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風入宋與湯悅即殷崇義奉詔撰江南錄至金陵亾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曆數為言誅後主文尤極悱惻讀者悲之老學叢談記常侍入汴市一宅居後見宅主貧甚曰得非市宅虧價而至是耶吾近撰碑文獲潤筆二百千可以相濟其人堅

辭亟命左右輦致之其厚德如此集外又有稽神錄若干卷子家亦有寫本

虎為西方猛獸毛族皆畏之然觀傳記所載能制虎者不一而足如師子銅頭鐵色能食虎豹駁如馬一角食虎豹茲白出義渠國食虎豹首耳似虎遇虎則殺之鼯犬能飛食虎豹黃腰形似鼠狼取虎豹心肝而食竹牛能伏虎生子竹中虎行過即囁伏又蝟能制虎諾臯記拂胃食虎骨無骨入虎腹自內齧虎漢武帝時西域貢獸如狸以付上林虎見之閉目不敢視或曰猛獠也五色師子食虎

于巨木之岫近見南海子象與虎鬪往往殺虎則  
虎之威亦僅僅耳

康熙十五年餘姚有客山行夜宿山神祠夜半有  
虎跪拜祠下作人言乞食神以鄧樵夫許之明晨  
伺于祠外果見一樵過之逆謂曰子鄧姓乎曰然  
因告以夜所聞見戒勿往鄧曰吾有母仰食于樵  
一日不樵母且饑死生命也吾何畏哉遂去不顧  
客隨而覘之樵甫采薪虎突出叢箐間樵手搏數  
合持虎尾盤辟久之虎不勝憤乃震哮一躍拔尾  
負痛遁去樵遂而殺之客逆勞之樵曰感君高義

盍導我至廟下既至大詬以死虎示神曰今竟何  
如遂碎其土偶樵一笑躍上神座瞑目而逝鄉人  
重為建祠額曰鄧公廟

上諭戶部蠲免山東康熙四十三年地丁錢糧刑  
部尚書臣士禎大理寺卿臣李斯義等公疏謝

恩

十月十一日 駕幸西安府閱駐防滿洲兵馬

上諭蠲免山西所欠谷草大學士臣吳瑛臣陳廷

敬等公疏謝 恩

蠲免陝西四十二年以前積欠錢糧右春坊贊善

臣范光宗等疏謝

山西平定州知州劉學嘉上疏為其父劉欽鄰請

謚略云臣父某係順治辛丑科進士原任平樂府

富川縣知縣康熙十三年值孫逆延叛亂罵賊殉

節仰蒙 聖慈溫綸洵錫優贈太僕寺少卿廕子

入監讀書 特賜祭葬以小臣疊邀異數臣捐糜

頂踵難報高厚于萬一但查蘇松糧道臣馬逸姿

伊父馬瓌原任永嘉縣知縣與溫處道臣陳丹赤

同時殉節屢被 聖恩優卹四十二年 皇上南

巡逸姿為父請謚仰蒙俞允臣父欽鄰死節與瓌

正同幸逢 聖駕西巡誠千載一時之會用敢披

瀝下誠援例上請懇照馬瓌之例一體予謚奉

旨下部議 賜謚忠節

特起前贛南道副使劉蔭樞為雲南按察使蔭樞

韓城人官給事中有剛直聲外轉註誤革職家居

至是由廢籍擢用人皆誦 知人之明云

十月蒙 恩賜內閣九卿西域蒲桃人二株臣以

尚書與焉

十二月恭領 萬壽節 覃恩誥命三軸祖父皆

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祖母母皆夫人

已階資政大夫妻贈夫人

特擢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讀汪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兼督陝西學政

禮部右侍郎王頊齡轉左侍郎以內閣學士王九齡為禮部右侍郎同胞兄弟也其胞弟鴻緒時為工部尚書兄弟三人同時八座

特諭蔚州壬戌進士魏學誠改官翰林故刑部尚書象樞子也以其父居官清正故有是命

學士初無大稱唐中宗欲以寵大臣始有大學士之名五代有文明殿大學士為宰相兼職明設華

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凡五正五品後又添設謹身殿大學士而為六加尚書乃為正

二品

王西寧仲威鉞暑臆臆說說山繭一條甚悉可補

孫文定鉉山蠶說所未及輒錄于此藥溪談記禹

貢萊夷作牧厥篚縠絲爾雅曰縠山桑師古曰山

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

以之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紬爾雅又曰

蠶桑繭讐由樗繭今萊陽之山繭紬蓋樗繭也按

山繭即禹貢之縠絲今之山紬樗繭又別一種乃

今之椿紬也樗不才木也土人嫌其名故借名椿  
取莊子大椿之義然則爾雅所云蠃桑繭即今山  
桑屨絲是也讐由樗繭今樗絲借名椿繭是也

山東謂樗

為臭椿

又記燕窩一條云燕窩名金絲海商云海際沙洲  
生蠶螺臂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  
肋不化并津液吐出結為小窩啣飛渡海倦則棲  
其上海人依時拾之以貨又云紫色者尤佳湖海  
搜奇又云出廣東陽江縣乃海燕採小魚營巢故  
名燕窩

陳晉州士業

弘緒

云極喜古琴銘四句云山虛水淡

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礁嶢能理會此段便是  
義皇以上人王山史

弘緒

嘗取俞益期牋云步其林

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

士業又云陸務觀梅宛陵別集序蘇翰林多不可  
古人推次韻和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坡公  
又有和梅之作今集中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  
者矣

宋閨秀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吾郡人詞家大宗其  
集名漱玉而詩不槩見兄西樵昔撰然脂集采摭

香林集言卷五  
最博止得其詩二句云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此外了不可得陳士業寒夜錄乃載其和張文潛浯溪碑歌詩二篇未言出于何書予撰浯溪考因錄入之詩云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鬪鷄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爲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支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功銘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小厓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鑒當浚戒簡策汗青吟

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又驚人興廢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好雄但說功成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秦韓國皆天才苑中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峰峰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醜淡如崖西蜀萬里尚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災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胡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祇能道春薺長安作斤賣右二詩未爲佳作然出婦人手亦不易矧易安之

逸篇乎故著之  
馮吉少卿五代相道之子世但知其無賴不知其  
頗有文學釋文瑩玉壺清話云吉凡賓僚飲讌常  
為不速之客酒酣輒彈琵琶彈罷起舞舞罷賦詩  
自謂馮三絕嘗撰昭憲太后謚議舉朝嗟服予謂  
此子欲學晉人作達當不減謝鎮西勝長樂老多  
矣可謂幹父之蠱者也

宋戚密學綸初知太和縣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  
汝暫歸祀祖先櫛沐蠟蠶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  
無敢後者此與唐太宗縱囚何異近見吳江鈕玉

樵

音所記亞孺

音

事尤奇亞孺者廣東增城縣獄

卒也為人樸愿萬曆戊午歲逼除獄囚五十餘人  
相聚而泣亞孺問之對曰歲朝將屆邑之人父母  
妻子皆得聚首吾曹獨陷縲紲相見無由是以悲  
耳亞孺俛首良久曰無難也但汝曹勿負我眾環  
叩其故曰與爾輩約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畢赴  
獄我縱爾罪當死爾不來我當死爾來而一或不  
至我當死即不釋爾而吾算盡亦無所逃死等死  
耳何如為此一事快然而死也言已悉縱之明年  
新正二日囚悉至如期集者按籍呼之不逸一人



亞孺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跌坐而化衆哭拜浴其體而加漆焉事聞于縣縣上巡按御史聞于朝以爲縣之獄神廟祀至今疾病疫癘禱之其應如響陸文定公耆餘雜志云蘄州刺史呂元膺當錄囚囚白有父母在元旦不得歸省呂釋械放歸如期而至又臨淄令曹攄囚陷大辟新歲問知其有父母放令歸家至期歸獄正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以必能者也然而太宗賢君也戚呂曹士大夫也亞孺一獄卒耳而能爲賢君名臣之所爲不尤異乎

宋牧仲中丞行賑邳徐間于村舍壁上見二絕句不題名氏真北宋人佳作也橫笛何人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

歷下孫氏有別墅在濟南郡城西北十里而近其地四面皆稻塍與嵒華兩山相望圃中有泉相傳趙松雪洗硯泉也一日園丁治蔬畦得石刻于土中洗剔視之乃松雪篆書二詩抱膝獨對華不注孤吟四面天風來泉聲振響暗林壑山色滴翠落

香林集卷五  
莓苔散髮不冠弄柔翰舉杯白月臨空階有時扶  
筇步溪谷長嘯袖染煙霞回竹林溪處小亭開白  
鶴徐行啄紫苔羽扇不搖紗帽側晚涼青鳥忽飛  
來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趙孟頫題松雪篆不多  
見此石刊缺處惜為石工以意修補寔失古意今  
其地名硯溪在灤口之北

康熙丙子余以祭告使秦蜀過劔州之南門外有  
小廟一區方改作問之曰鄧艾廟也余謂不祀姜  
伯約反祀鄧艾于義悖矣乃從來有司無昌言毀  
之者何也欲賦詩正之未果後見唐人唐嘉謙一

詩云昭烈遺黎死尚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干  
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已先我而言之矣以  
此見三代之直不泯

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萬樹  
秋皆柳文暢詩也六朝名句灼然在人耳目者而  
其詩話謂吳興趙孟頫有句云云置之齊梁矯矯  
有氣可謂眯目人道白黑而詩話類編取之亦不  
注作者名氏閱之不覺捧腹當是松雪嘗書二詩  
渠遂謂是趙作耳又如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是坡公古詩首四句而

朱隗撰明詩平論乃以爲陳繼儒絕句蓋亦以陳嘗書此四句而誤也又姚佺撰詩源載一詩云白日騎羊三洞遠青天捫蝨萬峰高乃宋末人詩見謝翱天地間集而不之知然如麗江木青太素軒詩不是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即宋人賀家湖上天花寺詩

謝元暉洞庭張樂地李太白黃鶴西樓月二詩同是絕唱唐人劉綺莊詩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迴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妙處不減謝李徐昌

穀洞庭葉未下一篇尤爲清警右四詩皆奇作也頃有太學生某來謁言近日旗下子弟競尚一書書肆價直爲之頓貴因叩何書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文選昭明余匿笑而罷

明詩至楊升菴另闢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學者其詩如詠柳垂楊垂柳縮芳年一篇世共知之又古意凌波洛浦遇陳王鷓鴣詞秦時明月玉弓懸關山月迢迢賤妾隔湘川出關擬唐人狼弧芒角正彎環塞下曲長榆塞上接龜沙諸篇工妙天成不減前作又青蛉行寄內絕句亦絕

妙大抵皆自古樂府出益都王遵坦太平論明詩  
獨推新都爲性之者亦自有見

王端簡公弘祚字玉銘滇之永昌人爲戶部尚書  
時嘗屬余選張含禺山集余尤喜集中潁川侯祠  
一篇足稱詩史至結句云陰風古樹無窮恨長爲  
英雄弔九泉可以泣鬼神矣

丹鉛錄云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  
也唱劉夢得柳枝詞云云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  
余按此乃白樂天詩詩本六句非絕句題乃板橋  
非柳枝蓋唐樂部所歌多剪截四句歌之如高建

夫開篋淚沾臆本古詩止取前四句李巨山山川  
滿目淚沾衣本汾陰行止取末四句是也白詩云  
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爲此路今  
重過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更無消  
息到今朝板橋在今汴梁城西三十里中牟之東  
唐人小說載板橋三娘子事即此與謝元暉之新  
林浦板橋異地而同名也升菴博極羣書豈未睹  
長慶集者而亦有此誤耶

南海鄺露湛若嶠雅有詩云峻嶺極金澹摩天見  
九真初見鈔本作金鄰出吳都賦後讀升菴集云

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潏  
金潏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潏清渚是也潏與  
鄰通今刻本作麟非

詩話類編又一條最可笑者併書之以發一噱云  
唐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題詩云絕  
頂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山月落一江  
水僧在翠微開竹房至台州事竣復登僧房欲改  
為半江僧言月前有一官過此稱詩佳矣但一字  
不如半字適驚問何人僧曰義烏駱賓王也勿論  
二人之世遠不相及此詩乃晚唐任翻巾子山寺

詩亦非達夫作達夫又未嘗為兩浙觀察使乃駱  
既代宋之問吟樓觀滄海日矣又為達夫改此半  
江何其不憚煩耶遇宋時已稱老僧何時鍊形住  
世又還俗為官人而為此僧熟識耶

具區志止載麴信陵投江禱雨文余讀洪文敏萬  
首絕句載信陵詩三首一過真律師舊院一酬談  
上人海石榴一出自賊中謁汭上人詩皆不工而  
信陵篇什賴此尚存後世按信陵貞元元年鮑防  
下及第以六年為望江令白樂天秦中吟云身歿  
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則

信陵卒于官未嘗遷秩審矣不知其何時陷賊豈未第以前事耶

余康熙乙巳春將去廣陵偶以公事至如臯冒辟疆襄約余修禊水繪園別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潛夫及宜興陳維崧其年縣人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坐分體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坐湘中閣立成十章黃岡社濬于皇後至他日或問之曰阮亭詩如何社曰酒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如何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山西興縣去城十里許有一洞洞中有二小人長尺許衣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冬即穿出見漱石閑談此與月山叢談所記相類

徐東癡夜高士隱居系水之東蓬門晝掩惟余兄弟時過之先兄西樵贈詩云美人自牧能貽我名士如蠅總附君余時尚少亦有句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諷之輒想見其人

吳地記云琴高宅在交讓橋法海寺西五十步又有乘魚橋郡人丁海與琴高友善共營東臯之田行田畔忽見大鯉魚長丈餘法海試上魚背凝然

不動琴高登之即飛騰冲天而去按列仙傳琴高  
趙人乘鯉入涿水又有仙蹟在涇縣之琴溪溪出  
小魚如丙穴名琴魚而法海自是寺名乃傳會以  
爲人名鄙謬極矣因論馮驩三士事連類及之以  
資嗚噓

續夷堅志又載党承旨藏周亞夫印東鹿柴楫主  
歷城簿得彭宣弘印臨淄農夫鄭某耕田得方十  
銅印紐作九猿猴細小如豆諦視之形狀纖悉畢  
備鄭未有子自此遂產九男

香祖筆記卷五終

